

亂亂 調彈

一，
亂調，任我亂說話之地方也。

自問讀了四年社會學，略懂一點兒知識社會學及馬克思主義，希望就一些文化現象提點個人的看法。

形式，自然是任意的，不太莊重而認真的。

二，

佳視兵變，有如下的感想：

□正如吳昊說的，是幕後英雄主義的破產。在某個角度看來，電視仍是明星的世界。「倚天」的成功就是好例子。兵變後米雪被重用，是另一個證明。或許，麥當雄，就是最後的堡壘。電視的作者論時代已經過去了。

□「名流情史」的失敗，或許代表了陳韻文的殞落。文化人一生可能都只是一條好橋，善于利用的話（如維斯康提）可以一生受用不盡，否則，如張徹的獨臂刀，胡金銓的龍門客棧，李翰祥的風月片，「流星閃過後永逝去」。呢個故事教訓我地，有好橋不要賣給電視，不然，就隕落得特別快。

□佳視排陣錯誤，可能是致命傷。前美國CBS總經理有句名言：一個電視節目的成功，製作好不好還是次要的，最重要是播映時間，別台有無好對手，和LEAD-IN LEAD-OUT的節目是否受歡迎。此所以，「一代橋王」「契爺皇帝」之類節目，夾在K-100及「倚天」中間，收視率自然高。別忘記，目前不少徙置區市民的電視仍是黑白的，要扭掣選台的。不然，那裏來「收視習慣」這個東西。

□佳視節目的路線無疑格調偏「高」，比較「知識份子」。「梁婆」退出電視圈，可能代表全商業路線的抬頭。以前「近代豪俠傳」、「年青人」這類節目再難復見。譚家明、嚴浩、徐克之類，再能否以電視為練靶場呢？

□說到最後，這半年來佳視確是個「傷感劇場」。

三，

「梁婆」事件還有一些傳聞，使人感到：什麼文化、知識，在資本家眼中，不外是

點綴他消閒的玩物，任高級資本家（要扮貴族那些）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在現今資本主義合約制度下，知識人連在封建貴族庇蔭下所能享受的尊重，都蕩然無存了。真係「喊都無謂」。

另一個好例子，就是足球。

比利的退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足球商品化的整個過程，又一次証實了韋伯的BUREAUCRATIZATION 理論。比利是最後一個CHARISMATIC HERO。今次世界盃正式宣佈戰術的抬頭，之後足球教練關心的只是「效率」二字。美國人搞足球，是把足球看作娛樂，看作企業來處理，更加速了足球商品的步伐。於是，球員像商品般被買來賣去。在此過程中，發展國家再度顯示出他們新殖民主義者的霸權咀臉，阿根廷、秘魯等國家的好球員紛紛被購到歐洲、美國踢球。甚至歐洲也不能不臣服于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霸權底下，連碧根鮑亞，丹尼斯釗城都遠赴大美國。為了金錢，不惜放棄代表國家的權利。足球商品化，再次証明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很奇怪的是，在香港，足球圈雖已被紅色肥貓半公開的壟斷了，他們卻不懂如何去把足球「社會主義化」。（當然，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足球運動，誰都不能解答。是否只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奇怪地，他們反而把足球拉回封建時代的「業餘」或「半業餘」的死胡同去。八年前，他們還螳臂擋車般反對職業足球，甚至如今，有時在左報上尚可聽到一些迴響。還有許多文章，為過氣球星作悲鳴，慨嘆南華傳統精神的消逝。他們大概不知道，除畢特利外，南華是最能適應這個改變的，因為南華堅持要賺錢，所以，提拔新秀是可以的，不過若要犧牲票房的話，那就不必了。香港球員身價隨著通貨膨脹而上昇，那南華就向第三世界國家的球員（大馬）打主意，剝削他們。吳偉文的打法，是效率第一，球員如棋子，最有效率的打法就最實惠。贏波的球隊就能賺錢。

只有霍英東、黃創山、陳瑤琴這類不怕



澄雨

犧牲的貴族們才仍可排除萬難去「玩」足球。所以，我還是喜歡看南軍的足球。

四，

看了台灣中國時報的「當代武俠小說大展」及溫瑞安（港版：溫淳玉）的「今之俠者」，頗有啓發。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本身的藝術形式，擅長於表現那個時代的特性。此所以唐詩普遍是愛情、寫實的，宋詞是哀婉、小家的，元曲是幽傷避世的。「小說」是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產物，到法國「反小說」派興起，已近滅亡。今天，不少人已開始討論小說的存在價值。（後期資本主義的BESTSELLERS 是否符合「小說」原本的意義，有待討論。）如果從中國來說，「小說」是從西方移殖過來的，傳統的章回小說體裁，已不復見，能在今天港台社會仍開花結果的，只有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這個形式，確是道道地地中國的。而台灣最近這樣關心武俠小說，甚至王拓也認為「我們若能透過武俠小說……來發揚中國傳統重然（言？）諾，輕生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濟弱鋤強見義勇為的俠義精神，使不平的人伸其冤屈，令豪強之徒無所立足，那麼武俠小說不但能在文學史上大放光芒，在社會史上也將成爲一塊不倒的碑石」（大展P. 274），實在使人想起西方的騎士小說。不過，或許有一點很大的差異，騎士小說中的情調，普遍是反封建的，是要埋葬封建時代所製造出來的騎士精神，是把「俠義」的迷夢刺破，尤其是唐吉訶德這部小說，更把這具有傳統一切俠義價值的人描寫成瘋子，因爲他不了解到「法治」終要抬頭，資產階級法權終要代替地主霸權。沒有地主霸權，又何來、何須要俠客？

可惜，對台灣社會來說，還有人要鼓吹這種俠客精神，遙遙與前幾年SUPERCOP電影相呼應。溫瑞安就是一個好例子。他聚眾（多是女孩子）習武，搞什麼神州詩社，試劍山莊，寫武俠小說，在文章、詩詞中講鋤強除奸，在現代生活中常路見不平就打臭飛，認爲這是爲反攻大陸的準備，就活像一個現代社會的宋江（或大哥成）。〔註〕這種種，使人不禁聯想起法西斯來。就奇怪，連朱西寧也爲他寫序，譽爲「最是中國」的作家，一見其面驚爲天人。連王拓爲武俠小說寫分析，也似乎不覺其社會意義。連唐文標也試寫起武俠小說來。

是中國某方面的傳統仍陰魂不散？

你看反四人幫運動中，爲被冤的人平反的文章，隱然仍可聽到風雷聲，可看到俠客的影子。也許你也不奇怪，武俠小說爲何能超越階級的被知識份子及平民布衣所深深愛戀。只可惜，直至今日搞文學的只願研究喬布斯或ROBBE-GRIILLET，還未有人肯

好好的爲武俠小說做研究。

事實上，港台最流行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梁羽生、古龍，都展現不同的風格。金庸的小說不單展現他個人的轉變，從純厚的郭靖，不羈的楊過、令狐冲，到狡猾的韋小寶，就活像香港從純樸到繁華，可以說是最接近社會的，從小說中甚至可以看到香港人的意識型態。梁羽生是最傳統的，民族主義加儒家的春秋大義及道德觀加老莊的瀟灑就成了他小說中的英雄。「萍踪俠影錄」中的張丹楓始終是他的ARCHETYPAL HERO。自然，在某意義上，他仍是不自覺地反封建的。古龍是最詭秘的，他把現代推理及文藝腔溶於小說中，描寫一個沒有安全感、對權力恐懼的刺客，是典型的邊緣人心態。那種對政治、對組織、對權力的恐懼，是典型香港人的。那種無休止的追逐名利，得到名利後感到不安全，對女性的濫情，全書散發出來的命定感，在在都與香港人那種邊緣人格相呼應。

比較一下古龍與猶太人寫的小說，或許會有所發現也說不定。

這樣，當然只是很粗略的說法，但願有心人再作進一步分析。最近粵語片回顧引起很大的討論熱潮，至少讓新一代的知識人悟到，其實香港也有「文化」的。文化無所謂高、低。現代資本主義的群眾消費力強，他們要求符合他們口味，適合他們胃納的文化消費品，電視，BESTSELLERS 都是。這些容或不能得到知識人的青睞，晉身藝術之林，但却更多姿多采，活力充沛。粵語片的復甦，使香港影圈重新活躍起來。電視，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增加了解群眾的生活趣味，豐富了人們的談話資料。

力量，來自民間。

五，

「武俠小說大展」書中，也有一篇，創意很好的，就是陳雨航的「天下第一捕快云云」。

彭軒這個屢破巨案的公差，被譽爲天下第一捕快，被派來偵查一件土匪襲擊公差的案子，經他實地偵查，才發覺所謂土匪，全是不會武功的農民，因被壓榨剝削得太久了，迫得挺而走險，走上農民戰爭的道路。他於心不忍，既不願把他們逮捕歸案，只好棄職潛逃，惹來地主的訕笑，天下第一捕快一云云。

這是一個好故事，可以發展成一部好小說，或電影。

六，

看過的人都說：賣身契無新橋，唔好笑。甚至有人以爲，許冠文已經江郎才盡了。許冠文真的品味這樣低？抑或……

賣身契主要是爲台灣市場而拍的。對台灣這個對電視文化沒大認識的落後地區來說

，賣身契已經是一個大喜悅，在充塞著傷感文藝及武打片的影圈，已是一個突破。

自凌波的祝英台征服台灣後，香港影圈依然成了台灣的殖民地，龍門客棧帶來了劍術片，甄珍帶來了傷感文藝。可是，在今天，香港已進步了，在電視文化的帶動下，創造了不少新形式，如今，是倒流回台灣的時候了。可惜，倒流回去的不過是美國荷里活GAG SHOW 的翻版。

對香港人這樣SOPHISTICATED 的觀眾來說，賣身契當然令人失望。但看賣身契，我們可以有一份驕傲，我們可以自覺到我們進步了多少。

七，

還有一個民間的遊戲，近來又在一些知識分子圈子中流行起來，就是天九。

根據一些朋友的初步研究，似乎沒有什麼文獻記載過天九的玩法或理論的。坊間也沒有討論天九的書籍，這個在我們上一代極流行的遊戲，如今像逐漸被遺忘了。國技中麻雀還是賭博意味太重。理論上，天九是可以發展成橋牌一般的遊戲。只要把規則再詳訂嚴格化一下便可以了。

就看看天九牌的名稱，就可以知道這遊戲必是來自民間的了。天、地、人、鵝、梅花、長衫、板襖、斧頭、紅頭十、高脚七、玲六（銅錘六），都是從生活中隨手拈來，很普羅階級的。

但願一些老前輩可以提供多點天九的資料，無論起源、口訣、規則，使天九能正規化起來就好了。事實上，這遊戲在推理、計牌上，比橋牌技術，都不遑多讓。

如果你還未會打天九，快去學吧。

〔註〕關於溫瑞安，吾友鄧永康將寫專文加以介紹，這裏暫時打住。

